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句曰世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按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
有謚文者後嗣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
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于史記在系本乃云湣公
宋康王見于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

于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
成颯謂齊景公。○孟子音義曰颯古笕切一音閑說
文解字颯字下曰齊景公之勇臣有成颯者苦閑切
廣韻曰颯人名出孟子 汗簡曰颯見古春秋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
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 皮日休鹿門隱書引孟子
予何人也處舜何人也上 孔叢子居衛篇孟軻問子
思曰堯舜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惡
有不至者乎

按孟子未當以親受師說屬諸顏淵孔叢未可信
今滕絕長補短三句。○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

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
五十里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

按墨子非命篇曰古者湯封于亳絕長繼短方地百
里文王封于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
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
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
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

若藥不瞑眩二句。○音義曰瞑眩又作眠眊注文瞑作
眞卽音顛 書說命兩不字俱作弗古文不作亞瞑作
眊 說文解字引周書若藥不眊眩

按不弗兩字古文通書爲亞今尙書與孟子不同定

宋本周禮醫師注孟子
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余氏萬卷堂本仍有若
字下無瘳

今文者各據所論測也此商書說文作周書誤

曾子曰。章句曰曾子傳孔子之言 四書辨疑曰曾

子便嘗誦之以告門人所誦者亦只是孔子之言終不

可以曾子曰為是也曾子曰與孔子曰只爭一字之差

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 大戴禮曾子本孝

篇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

祀則蒞之以敬

按大戴云云則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

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

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

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

齊疏之服。舊文齊為齋音義曰齋音資 宋刻九經

本為齋 增脩韻略引文為齋 五經文字曰齋齋縗

又衣下曰齋今經文多借齊字代之 禮記檀弓穆公

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

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孟子

集註考證曰禮為父斬衰為母齊衰若疏衰則又次于

此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為斬衰之服而云齊疏似可疑

上文吾嘗聞之矣則此三句亦古語昔魯繆使人問于

曾子曾子所對數語與此正同蓋古語傳誦之訛孟子

引之爾實當作齊斬之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禮記緇衣子曰上好是

物下必有甚者矣。南史儒林傳論引語曰：上好之下，必有甚者，似誤憶為論語。

吾他日未嘗學問。宋本他字作佗，下他求做此。

君子之德風也。三句。注疏本張南軒本草尚之尚皆作上。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上之風必偃。宋史禮志胡寅疏引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

可謂曰知。集註曰：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輔氏答問曰：若如或者之說，則可字當作皆字。

四書辨疑曰：或說易可為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為平聲而贅一禮字，却為未當。知只當音智。世子排眾議以

遵孟子之言，非智識高遠不能也。

晝爾于茅。音義曰：張云茅或作苗，誤也。

有恆產者有恆心。三句。宋石經五恆字皆諱作常。

楊龜山集答胡德輝問述無恆產句，亦諱作常。

按梁惠王上篇無恆產節，亦五恆字。宋石經但闕筆為恆，故前未入錄。

放辟邪侈。音義曰：張云侈諸本作移，誤也。

是罔民也。音義曰：張云罔或作司，誤也。

陽虎曰：節。左傳定公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

四書考異 卷二十一 四
按楊子之楊當屬陽字而稱虎爲陽子恐又未然豈
當時楊朱書復有此二語乎

夏后氏五十而貢四句。公羊傳注引孟子夏氏五十而貢無后字。周禮考工記注引孟子其實皆什一無也字。說文繫傳稅字下引孟子曰夏人百畝而有徹殷人七十而助周人什一而稅

殷人七十而助。說文解字耨字下曰商人七十而耨耨藉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文助字作助下助者藉也助亦作助

按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注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音義曰耨音助又遂人以土宜教耨稼穡以興

與耨利眈注言鄭大夫讀耨爲藉杜子春讀耨爲助謂起民令相佐助又里宰歲時合耦于耨注與遂人注同後鄭又云耨者里宰治處也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是耨與助古原通爲一字許氏書多用益古字故與孟子異文而其實無異義

治地莫善於助二句。考工記注引文惟助字作助餘悉同疏曰孟子本爲莫不善于貢今此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說文繫傳引孟子莫善於稅莫不善于徹連文于周人什一而稅下字缺曰木機熾宗前妹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技與下學校字不同。經典釋文曰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

明大典本涂頑本狼戾俱作梁欄

比校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曰校音教又音效皆從木。字鑑曰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校字佩觿以此止音胡孝切誤。廖文英正字通曰明末避熹宗諱校省爲校。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校。樂歲粒米狼戾段。鹽鐵論未通章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此不題孟子實用孟子文。使民盼盼然。音義曰盼說文五禮切亦四覓切丁作𦉳𦉳然許乙切。四書辨疑曰毛晃韻略盼與盼同訓顧視仍引孟子此語爲據讀孟子者惟準此說讀盼字與盼同音義乃通順。集註考證曰盼从兮依說文玉

篇則讀如睨俗誤作普覓反者非

又稱貸而益之。音義曰稱貸並如字。羣經音辨曰

取于人曰貸他得切與之曰貸他代切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文選班叔皮王命論注引文無其字又民作人

雖周亦助也。考工記注引文助字作勛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孔臧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解

字庠字下亦云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禮

記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

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

庶老于虞庠。程子遺書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禮記解義曰：夏曰校，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不特謂之膠矣。經言黨正屬于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瞽宗，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史記儒林傳蔡邕獨斷述此三語，皆與孟子同。其命維新。宋石經維字作惟。宋刻本舊趙注本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諸本皆作惟。

使畢戰問井地。章句曰：畢戰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棄典籍，故井田之道不明也。讀地爲田。考工記匠人注文公又問井田，疏曰：彼是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亦云：使畢戰問井田。四書辨疑曰：已下當自爲一章首，無滕文公三字，乃脫漏無疑。

按以考工注詩疏證之，漢唐舊本必作問井田。趙氏乃依正文訓也。詩疏又引井田不均，更堪取決。

井地不均。毛詩信南山正義引孟子曰：經界不正，井田不均。歐陽修問進士策引文亦作井田。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均作鈞。宋本舊趙注本皆作鈞。

是故暴君汙吏。音義曰汙烏路切又音烏。周禮小司徒注引作姦吏。無君子莫治野人二句。鹽鐵論相刺章曰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二句。考工記匠人注兩引孟子前惟一蒞字別後作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疏曰此云野九夫而稅卽彼云請野九一而蒞此云國中什一卽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詩甫田正義禮記王制正義俱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按先儒引經隨意裁取雖在所記憶亦不斤斤成文。此其最可見者。

卿以下。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卿上有自字。通典食貨一引孟子亦有自字。又職官十七曰孟子言古者自卿以下至于士庶皆受田五十畝以供祭祀。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二節。逸周書大聚解曰以邑爲鄉以鄉爲閭合閭立教飲食相約興殫相庸禍災相恤耦耕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韓詩外傳第四卷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

民和親而相好。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區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王與之周禮訂義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既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則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其中百畝皆屬于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畝半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爲私矣安得謂八家皆私百畝。

按漢志不純取孟子也參之以韓詩外傳故其旨殊

出入相友二句。周禮司諫疏引孟子守望相助句處出入相友上。

疾病相扶持。周禮大宰疏引孟子無持字。

然後敢治私事。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無敢字。

詩甫田正義引亦無敢字。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音義曰行丁公著音衡又下

孟切。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韓滉澗泉日記曰神農許行之學他無可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按漢志所云十二篇其卽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孟

子時處士橫議七篇中所見時人類多自爲一端造著篇籍如慎子景子張儀宋攄之書亦見漢藝文志淳于髡著書以于世主見史記列傳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墨翟不棄告子之言呂覽多引白圭之說皆其驗也孟子不辭好辨之名豈僅爲楊朱墨翟二人已耶

自楚之滕。○事文類聚續集述此譌楚爲宋

捆屨織席以爲食。○音義曰捆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裊景祐集韻引孟子捆屨織席

陳良之徒陳相。○音義曰相丁云去平並通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商子畫策篇神農之世公耕而

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 文子上義篇神農之法

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

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婦親織以爲天下先 呂氏

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齊俗訓皆與文子略同

饗殮而治。○音義本集疏本殮字並从夕作殮 毛詩

疏曰說文殮从夕食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

食殮

按古字書殮皆从夕其从歹者乃自毛氏增韻誤起

必織布而後衣乎。○宋石經舊趙注本皆作然後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注疏本脫其字 宋刻九

經本兩械器皆作器械音釋曰陶音搖 露書曰陶卽

四書考異 卷之二
窯字猶咎繇之爲臯陶今讀作濤誤 鹽鐵論水旱章
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陶
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 張南
舍皆取諸其宮中。集註曰舍字或讀屬上句 張南
軒孟子說舍字屬上

有小人之事。宋石經人作民 孟子考文曰古本人
作民 四書辨疑曰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上言大
人下言小民文辭不順古注本有小人之事大人與小
人對言是其本文今本民字爲誤

按辨疑所云今本蓋指宋末元初之本
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

按舊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
爲露疏又引一說云率天下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
不知上下貴賤細繹之似俱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
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
失其常居堪爲此路字印證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左傳襄公九年知武子曰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魯語公父文伯母曰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勞心者治人二句。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
人勞力者役于人
治於人者食人二句。毛詩桑柔箋明王之法能治人

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正義曰此文孟子有之
洪水橫流。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孟子洪字
作鴻 呂覽開春論上古河溢逆流名曰鴻水

滌濟潔。音義曰潔他合切作濕誤也 文選海賦注
兩引孟子俱作踰濟潔 五經文字曰濕他而反隸省
作濕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為燥溼之溼別以潔為此
字與字義不合 集註考證曰濟字當作沛

決汝漢排淮泗。集註曰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
也 偶讀漫記曰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爾
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
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 李習之

文集作禹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

集註考證曰當是疏九河滌濟潔排淮江而注之海決
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鄭樵六經奧論曰禹
貢浴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達淮自吳夫差掘溝
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
溝以為禹故跡也 義門讀書記曰江之受水與海同
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
江而江以南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
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
盡入于江也

禹八年於外。史記夏本紀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

四書考異 卷之三
敢入 吳越春秋無余外傳禹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

三過其門而不入。尙書禹貢正義引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書齋夜話孟子云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樹藝五穀。宋石經樹諱作植。

使契爲司徒。說文解字曰僕堯司徒字作僕。漢書古今人表契字作禹。

父子有親五句。淮南子人間訓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乃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無朋友句。四書賸言曰中庸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是長

幼長幼以官爵僚友鄉黨序齒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

放勳曰。音義曰曰丁音駟或作日誤。路史陶唐紀

曰拚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讀曰爲日。舊趙注本日作日。

勞之來之五句。王氏書疑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闕文孟子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云云孟子旣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辭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旣提其名謂之放勳日以繫于命契五教之下則自出于堯典矣。

匡之直之。宋石經匡諱作正。

使自得之。○文選文賦注引孟子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分人以財謂之惠二句。管子戒篇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莊子徐無鬼篇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未聞變於夷者也。○意林錄孟子用夏變夷不聞用夷

變夏。牟融理惑論孟子譏陳相曰吾聞用夏變夷未

聞用夷變夏者也。後漢書樊英傳論孟軻有言以夏

變夷不聞變夷於夏

師死而遂倍之。○音義曰丁云倍義當作借古字借用

未能或之先也。○宋本能作聞

以有若似聖人二句。○史記仲尼弟子傳有若狀似孔

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

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

也。宋景文筆記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

知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按有若之有似孔子據檀弓特其言耳史乃以狀說

之徒以其狀陽貨且似孔子矣子夏等寧汗下若此

乎至既師之又叱避之則直等于兒戲此真所謂野

人之語馬遷探而識之無識甚矣

彊曾子。○舊趙注本音義本彊字俱作強

四書考異 卷之二
秋陽以暴之。文選安陸昭王碑暴以秋陽注引孟子亦作暴字。五經文字曰暴捕沃反曬也暴捕報反今經典通用之。集註考證曰暴說文从日从出从大从米晞也然其音作蒲報反蓋古字四聲隨方言而讀或去或入今以去聲者爲暴烈入聲者爲暴晞義亦相通皞皞乎不可尙已。太平御覽述皞皞作皓皓已作也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音義曰缺丁音決又古役切章句引詩七月鳴鳧詩本作鳴鷓。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詩小雅伐木篇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戎狄是膺三句。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

是應荆荼是徵。集註曰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意也。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如孟子說豈僖公事耶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進乃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救許力不能勝而許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救徐力又不能勝而楚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蓋舒爲徐取之矣由是言之則詩之所謂皆與春秋不合。王栢孟子通旨曰闕宮之詩蓋有錯簡孟子時詩簡未錯而所引正是說周公也。

按詩序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上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敘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于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尙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

之訛反疑孟子

則市賈不貳。容齋隨筆曰孟子市價不貳趙注云無二價者也本文用貳字注用二字則貳與二通用 事文類聚述孟子作市不貳價

或相倍蓰。音義曰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灑。

或相什伯。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伯作百。宋石經舊趙注本皆作百。集韻引文亦作百。

因徐辟。音義曰辟音壁又音闕離婁下篇又音嬖。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墨子節用篇古者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骨掘地

四書考異 卷二十七 齊
之深下無苴漏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莊
子天下篇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
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敵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宋刻本孟子二字不重見
赤子匍匐將入井。抱朴子外篇引孟子曰凡見赤子
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按趙氏章句曰赤子將入井雖他人亦爲救之葛氏
兼章句文引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孔氏正義曰不云上古但云古者若極

遠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云古

按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
事相因自有蘊裡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

蠅蚋姑嘍之。舊文蚋爲螞音義曰螞張音泐云諸本
或作蠅誤也丁云蠅字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蛭同謂蛭
蛭也音由又一說云蠅姑卽螻姑也 路史吳英氏論

姑字作蛄 文選東京賦蚋蚋文爲間不音出字

按大戴禮醯酸而螞聚莊子贅螞生乎腐蠃螞皆與
又此舊本文同別本螞誤爲蠅或連下姑字讀之因強
作螻姑之訓今既黜蠅字不從單出姑字無復訓螻
姑之理矣姑只宜爲語助聲

釋文但舉類疵無其字有字
是此二字後人妄增入司農
讀如瑕疵之疵與泚義大懸
絕其非引孟子明矣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其類有泚。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云庇讀如其類有

疵之疵。反藁裡而掩之。音義曰藁或作藁。路史引作累

集韻作螺。湯溪馮夢賚校字英凡篇

夷子憮然為閒。文選東京賦注引文為閒下有也字

湯溪馮夢賚校字英凡篇

湯溪馮夢賚校字英凡篇

湯溪馮夢賚校字英凡篇

湯溪馮夢賚校字英凡篇

湯溪馮夢賚校字英凡篇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滕文公下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
直搏用孟子而以搏為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
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
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按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為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
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

昔齊景公田節。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
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家語正論
解與左傳同 集註考證曰守官卽所以守道今日守
道不如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
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爲正

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韓詩外傳二卷巫馬期謂子
路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
在溝壑

則枉尋直尺而利。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稱不枉尺
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節。文選東都賦游基發射范氏

施御弦不失禽彎不詭遇注引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
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
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掌汝乘王良
曰不可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
而獲十 左傳哀公二年郵無卹御簡子注曰郵無卹
王良也後文稱郵良 淮南子覽冥訓孫無政爲趙簡
子御死而託精于天駟王良星是也

彊而後可。宋石經彊字作強 舊趙注本音義本宋
九經本注疏本亦俱作強

吾爲之範我馳驅。音義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
善御者 後漢書班固傳范氏施御注引孟子趙簡子

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
爲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
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世
稱善御爲范氏之御由此也班賦旣云范氏引證處
當以後漢書注爲是文選注依經文範我與賦語不
相應此必刻文選者傳寫差誤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意林錄孟子枉己者未能
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

按趙氏章句云矯枉當以直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
馬氏錄蓋兼章句文

安居而天下熄。○意林錄孟子熄作息 鹽鐵論褒賢
章引亦作息

丈夫之冠也。○集註考證曰冠恐當作娶字與下文嫁
字對儀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若冠則
賓醮而命之字父不親命也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
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
違宮事 穀梁傳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
姑之言疏曰戒辭與士昏禮不同者彼是士此是諸侯
之禮故異辭也 宋史嘉禮志父命女曰往之汝家以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一
順爲正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之命
按士昏與穀梁各有父之戒辭士昏所載父辭尤與
孟子語意合孟子乃以屬母而父無命蓋出一時之
言未可以文害辭上文冠字要亦不必以與禮異而
疑其訛也往送之門據穀梁乃是祭門母雖不出祭
門亦及門後止耳宋志文則參合三經爲一辭

居天下之廣居節。資治通鑑孟子論儀衍曰是惡足
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詘是之謂大丈夫 朱子語類曰司馬
溫公議儀衍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

說居天下之廣居便是箇無頭學問
威武不能屈。范文正公集唐狄梁公碑文孟軻有言
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

周霄問曰。戰國魏策一作周肖
則皇皇如也。文選歸去來辭注引孟子皇皇作遑遑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韓昌黎集復上宰相書曰古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
諸侯耕助四句。禮祭統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注曰齊或作粢
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桑以共祭服
按集註禮曰以下乃引祭義之文兼周禮甸師穀梁

傳以備其說當時孟子所引則唯祭統四語最合
 犧牲不成四句。穀梁傳成公十七年宮室不設不可
 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宋本案盛不潔潔作絜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禮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詩書曰古
 君子之難仕。音義曰難乃憚切亦如字。禮記曰古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天祿閣外史引孟子曰君子
 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

不以泰乎。論

亦泰乎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論衡

平御

覽述文無一字

以待後之學者。論衡後下有世字

毀瓦畫墁。章句曰人但破碎瓦畫地復漫滅之以四

字為一義。音義曰墁張武安切云與漫同

按依趙訓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

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

然則子非食志也。論衡無也字

湯居亳二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

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

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

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眾要其有酒肉黍

傳以備其說當時孟子所引則唯祭統四語最合
 犧牲不成四句。穀梁傳成公十七年宮室不設不可
 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宋本案盛不潔潔作絜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禮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詩書曰古
 君子之難仕。音義曰難乃憚切亦如字。皇皇亦難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天祿閣外史引孟子曰君子
 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

不以泰乎。論衡刺孟篇述作不亦泰乎。文孟神官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論衡食下有而字。太平御

覽述文無一字

以待後之學者。論衡後下有世字。字亦惟。尚書
 毀瓦畫墁。章句曰人但破碎瓦畫地復漫滅之以四
 字為一義。音義曰墁張武安切云與漫同

按依趙訓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
 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吳內傳說地

然則子非食志也。論衡無也字

湯居亳二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
 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
 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
 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眾要其有酒肉黍

四書考異 卷之二 孟子滕文公下 五
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
也爲疋夫疋婦報讎也 水經汭水注引孟子湯問葛
何爲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
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問之曰無以
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越絕書吳內傳湯敬鬼
神而天下歸之荆伯不從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此似
卽葛伯事

與葛爲鄰。史記殷本紀注引孟子葛下有伯字以四
葛伯率其民。宋本注疏本纂箋本率字作帥 尙書
湯征正義引文民作人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
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肉字爲是下文童子以黍肉餉是
其明證 太平御覽皇王部飲食部皆述作酒肉 古
史殷紀亦作酒肉 湯征正義引文酒食上無有字奪
上有劫而兩字

殺而奪之。書仲虺之誥正義引作葛伯奪而殺之
胡宏皇王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
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爲汝耕又
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 數孟子
葛伯仇餉。書古文餉字作餉孔傳曰葛伯遊行見農
民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正義曰傳言似葛伯自殺

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
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置之故傳不辨死者何人
葛人亳人義無以異非是故違孟子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章句曰一說載當作
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凡征二十二國也
奚爲後我。太平御覽述作奚爲我後
後來其無罰。書太甲無其字古文來作徠無作亡

按前篇後來其蘇與初征自葛等文悉出仲虺之誥
此篇二語則別出大甲下篇集註統全節註云已見
前篇似略欠分晰周應賓考異云書僭作僭後作后
今二字書與孟子正同惟前篇僭字宋高宗石經書

作僭耳不解周氏別何據云

有攸不爲臣。舊趙注本爲作惟注曰無不惟念執臣
子之節。宋刻本注疏本四書纂箋本四書通本皆作
惟。王氏漢藝文志考證舉此亦作惟

東征綏厥士女五句。書武成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
我大邑周古文征字作延篚字作棐黃字作夔

匪厥玄黃。音義曰丁云匪義當作篚此作匪古字借
用。注疏本作篚下同似非。太毛詩鹿鳴箋引書篚厥

元黃正義曰鄭氏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
引亦爲允征文實鄭誤也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僞書

也。小書正義云鄭氏引厥篚元黃古文而誤釋其意。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二句。說文解字引逸周書實元黃于匪又引傳簞食壺漿。太平御覽器物部述作商之君子實元黃于篚。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以元黃實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誤武王事屬湯救民於水火之中。音義曰救字或作抃。太誓曰。舊趙注本太字作大。尚書作泰誓孔傳曰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王肅以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至大故稱泰。

誓也。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故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鶴林玉露曰泰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成于太公故以名誓。章句曰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泰誓也今之泰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也。

按趙氏時惟河內女子獻偽泰誓行孔壁古文世猶未見故凡今本書中所有多云逸篇此雖明其有古文仍望而虛測之也書正義引梁王言曰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一
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亦似因僞泰誓虛測蓋壁
文旣行而僞本猶多引在傳記尙書中不見遂測其
錄周書耳今考周書七十一篇並未有泰誓之目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書作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左
傳襄公三十一年正義述孟子引泰誓則取于凶殘
按書正義引馬融書序述孟子引泰誓與泰誓本文
不異一字朱子註此云今書文小異豈馬氏時孟子
尙與書無所異乎

孟子謂戴不勝。荀子解蔽篇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
子注曰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見孟子卽韓
非云太宰戴驩。疏曰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費哀梁溪漫志曰曹參爲齊相
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獄
市者卽孟子所云莊嶽之間也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後漢書陳元傳論引作踰牆
按趙氏仲尼不爲已甚章章指曰故孟子譏踰牆距
門者史記魏世家正義干木踰牆避之皆以垣作牆
泄柳閉門而不內。注疏本內字作納

是皆已甚迫。孟子雜記曰五字應爲一句言文侯繆
公皆就見已甚迫切也

大夫有賜於士三句。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
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全祖望經史問答曰

四書考異 卷之三
據玉藻則大夫有賜無論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乃敵體之降禮陽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瞰亡正以敵體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耳孟子引尙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甚多此節文或亦隨筆偶遺所以有失

陽貨瞰孔子之亡也。音義曰瞰或作瞰下同
脅肩諂笑。音義曰脅虛業切又許及切。毛詩抑篇箋胎肩諂笑音義曰胎本又作脇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體也。類篇曰詩箋胎肩諂笑沈重讀。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歛肩注引孟子脅肩所尊爲證云歛亦脅也。太平御覽述孟子脇肩諂笑病乎夏畦。螺江

日記曰脅肩亦作翕肩揚雄解嘲翕肩蹈背是也

則君子之所養。宋刻九經本無則字。然後已何如。宋本作如何。

予不得已也。劉昭注續漢書引文予作乃。天下之生久矣。陳師錫五代史序引孟子曰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

泂水警余。音義曰泂張音絳又下江切。下江切。下江切者從夆今從夆當音胡貢切。說文胡工切。書大禹謨警余作傲予古文泂作降。

按說文泂大水也泂水不遵道也二義施此並通。氏正此字从夆今復从夆可見經文之傳錄屢變。

使禹治之。文選薦士表注引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
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菹。音義曰菹側魚切丁音嗟 文選

蜀都賦注引綦母遂孟子注曰澤生草言菹似綦母氏

本菹字从禾 宋本蛇龍作龍蛇 宋宣和博古圖錄

引文作驅龍蛇

邪說暴行又作。音義曰說如字張音稅

誅紂伐奄。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誅作討 章句曰

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以三年

專屬誅紂 孟子雜記曰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

君謂奄君也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史記秦本紀作蜚廉

滅國者五十二句。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既克殷狩禽

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羆麀等若干遂征四方凡

愍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按愍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

又宥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

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樂

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闕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

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置也

佑啓我後人二句。君牙佑啓作啓佑無作罔古文不

熯才文王暮丕承才武王熈启右戮後人咸曰正宅缺

四書考異 卷二十八
邪說暴行有作。集註曰有當作又古字通用。四書辨疑曰上文邪說暴行又作此云有作恐皆誤又與有前後相易讀之於文爲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二句。史記孔子世家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晉書荀崧傳述此略兩乎字。魏書崔亮答劉景安書引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

諸侯放恣。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諸侯恣行。風俗通義窮通卷亦作恣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風俗通義盈下有於字。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韓昌黎集與孟尚書書引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野有餓莩。舊趙注本莩作莩。

按莩字已見梁惠王上篇而音義重釋于此例屬可疑。今觀趙注本乃知其字有不同故更釋也其所云莩又作芟當爲莩又作莩之訛。

此率獸而食人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率下有禽字。人將相食。風俗通義食下有也字。閑先聖之道。風俗通義作先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史記河渠書洪作鴻。漢書溝洫志抑作堙。

風俗通息邪說作息邪說

四書考異 卷之二
能言距楊墨者節。文苑英華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
志引孟子曰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

按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
至而濶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韓蘇張等學其與
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
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也惟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
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
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
所謂淫聲美色易於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
此論未盡然也百家之說雖皆異於孔子然猶陽爲
依附或假託言事以自濟其說蓋其心未嘗不知孔

子爲聖人者獨墨翟妄自尊大儼與聖門各豎旗鼓
肆爲非儒之說抵觸聖人當世惑者遂至以孔墨並
稱則墨實異端之渠魁矣楊朱之學沿自老子老子
之寡欲清心尙可節取楊朱則專以放蕩禮法恣縱
嗜欲爲宗其言曰人生奚爲哉爲美厚耳爲聲色耳
乃復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其至樂不能
自肆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夫逸欲之途本人情
所易趨加是說以惑之歸之者不如驚乎所以天下
之言不歸墨則歸楊也若言似是而非則墨翟猶有
尙賢貴義之說楊朱顯背名教以舜禹窮獨憂苦不
若桀紂有縱欲之歡以夷齊矜其清貞而適以自誤

以公孫朝穆縱酒漁色無所不至爲世之真人豈尙有與吾儒略似處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論衡刺孟篇章下有子字哉作乎。白氏六帖匡章曰作公孫丑曰荀子不苟篇陳仲作田仲。韓非子外儲說亦作田仲。居於陵。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於陵子之灌園兮注引孟子曰客居於陵。論衡作居於於陵。螻食實者過半矣二句。論衡過半下無矣字匍匐作扶服。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實字在螻食上連上文有李爲句往將下有而字。事文類聚別集述上句無實字後集述下句無將字。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論衡見下有也字。文選注亦有也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文云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又云三咽而後耳目有聞見果部述文亦云耳目無聞見又云匍匐往食三咽而后聞見也。

按世有於陵子書十二篇明山陰徐渭評其第十一篇云於陵子不食且三易且積雪拒門突生微烟以孟子螻李言之仲之三日不食時屬夏也安得有積雪乎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當時應曾著書而漢志不錄則其亡久矣徐氏所評必是贗物。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以

四書考異 卷之三
仲子爲巨孽焉卽蚯蚓之大者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今訛孽字作孽見晁氏客說

雖然仲子惡能廉。事文類聚述文無雖字惡作烏

仲子所居之室。論衡作仲子之所居室

伯夷之所樹與二句。蘇轍孟子解兩樹字俱諱作種

彼身織屨。文選雜詩注引孟子仲子織屨。說文繫

傳拊字下引孟子曰陳仲子拊屨而食

妻辟纊。高士傳述文辟字作擘

齊之世家也。論衡無也字。史記索隱引孟子云陳

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於

於陵

兄戴蓋祿萬鍾。音義曰戴蓋丁張並音盍。水經注

引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

食無蓋字。路史國名記曰陳仲子兄戴盍

按合音義路史觀之似舊人有以蓋連兄戴讀者

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論衡不居作弗居下文以兄

之室則弗居論衡作不居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太平御覽述文辟字作避下句

少一於字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舊文鵝字爲駮音義曰駮與鶩

同。舊趙注本宋刻九經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

本並作駮。南軒孟子說四書集編四書纂箋賈氏石

四書考異 卷之二十六
經並作鷺 論衡者下有也字 集註曰頻與顰同 論衡作頻蹙 高士傳
已頻顛曰。音義曰頻亦作嘖顛子六切丁五歷切
作嘖顛 文選江賦靈光殿賦弔魏武文三注並引孟
子曰嘖蹙而言 太平御覽述無已字頻作嘖 郡齋
讀書志曰孟子十四卷宣和中席旦刊石其中多誤字
如以頻顛爲類不可勝計 四書辨疑曰已當作已已
已只爭半筆之異蓋後人傳寫差耳上皆言仲子之文
未嘗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又已頻蹙
亦不成文從已字說初見所饋生餼固已頻顛而惡之
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

按說文已本作己已本作𠄎二形大殊自定爲今文
而爭差只半筆矣然舊經賴有此半筆之殊故皆不
事音釋今之坊刻則竟混兩爲一雖已字不復虛上
塾師每朱點已字以發紀音有翻怪音釋之闕略者
矣觀辨疑之說乃知元時尙不如是也晁氏云以頻
顛爲類語甚不了疑爲字下有脫文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太平御覽述無他日二字

是鵝鵝之肉也。風俗通義愆禮卷孟軻譏仲子吐鵝

鵝之羹 初學記引論衡作是鵝鵝者之肉

出而哇之。論衡哇作吐 太平御覽述亦作吐 高

士傳兄曰鵝鵝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

風俗通有而食井上苦李
亦當科引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論衡為能作為

蘭谿趙作梅何士元校字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論衡起也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句曰離婁即離朱。莊子駢拇篇駢于

明者離朱是已。司馬彪注曰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能見

秋毫之末。孟子作離婁是已。孟子集註考證曰婁朱

古聲雙疊如邾謂之邾婁。故離朱謂之離婁。景祐集

韻曰曬瞽古明目者

按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事亦見莊子漢書人

表以離婁公輸子並列春秋時失之矣。然據孟子而

不考考雜書失未大也。廣韻離字下以離婁為孟子

門人文選七命注以趙氏所云離婁古之明目者爲
孟子正文則并若未檢孟子其失斯大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
矩而正方圓聖人不能廢法而治國 韓非子姦劫篇
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權
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 春秋繁露第一
篇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
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睿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

按西河毛氏言孟子不道桓文之事而爲文多襲管
子如省刑罰薄稅斂規矩方圓之正也巧者不能廢
規矩而正方圓諸侯無專殺大夫毋曲隄毋貯粟使

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
而不稅以善勝人未有能勝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
不勝人者也皆管子文惠謂此類有屬古成語成法
彼此共述之者有後人附益管書轉從孟子摺入者
有其言可採不以其人廢言若引及陽貨例者有姑
取其事以褒見貶本春秋經彼善於此例者若茲規
矩方圓一條辭面雖似而管仲任法孟子言仁其意
旨乃猶河漢而無極矣槩云襲管豈不大悖繆乎韓
非所云乃承襲于管子董子則承自孟子相提並錄
黑白自判然分也

今有仁心仁聞節。王臨川集上仁宗言事書引孟子

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

不愆不忘。春秋繁露郊語篇作不騫不忘。說苑建本篇作不憊不亡。文選注引詩愆字亦作憊。後漢紀孝桓帝紀陳蕃引作不僭不忘疑誤。

率由舊章。風俗通義愆禮卷引詩率字作帥。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譚經菀曰一說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三段文勢相協。爲高必因丘陵二句。禮記禮器文。

按此章中凡以故曰二字引者必皆古人之語今所

可考僅此一條

爲政不因先王之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孟子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皆取文便勢順截去下句。欒城集南省進士策問元史許衡治河疏引此三句與類聚御覽正同。兵甲不多。孟子音義曰甲或作鉀音同。

無然泄泄。爾雅釋訓篇憲憲洩洩音義本洩作泄疏引無然憲憲無然泄泄爲證。說文解字咄字下引詩

作咄咄。楊倞荀子注作詆詆。集韻作諛諛。

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子咄咄猶沓沓也。

按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噂沓無

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諧諧然而
沸注云諧諧多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
字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泄之
變作洩則當以唐避諱故

責難於君謂之恭三句。後漢書郅恽傳子軻以彊其
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

按章懷引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爲郅恽傳二語之證竊謂不若引此
規矩方員之至也。廣川書跋引孟子矩字作榘員字
作圜管子法法篇規矩者方圓之正也
欲爲君盡君道四句。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

公表注引孟子兩盡字上並有則字。周語劉康公曰
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三國志陳思王傳引孟子
作事其君者

殷鑒不遠。文選赭白馬賦作鏡前王注引孟子詩云
殷鑑不遠蓋詩與孟子之字體有異

在夏后之世。周語引詩作近在夏后之世。小經義考
曰今本毛詩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
也此可補王伯厚詩考之闕。漢書杜欽傳引詩作在
夏后氏之世。意林錄孟子士不仁不保四體。由又平

是猶惡醉而強酒。容齋四筆曰：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爲弓，王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皆由與猶通用也。寧曰：知錄曰：容齋言並作由，今本乃作猶，惡醉而強酒，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注疏本依舊文爲由。愛人不親，反其仁；節。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論宋襄公自取事曰：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馮景解春集曰：此必古語。孟子穀梁氏皆引之，當有一倒。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

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按荀子文較穀梁似稍不合，而其下乃并反求諸己言之，愈見孟子此言必有所授。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宋本注疏本而皆作則。孟子考文補遺曰：則天下歸之，古本則作而。

巨室之所慕。王鞏聞見近錄曰：孟子謂巨室大家人所慕之。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三國志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

齊景公曰：節。說苑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

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之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闔閭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于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注曰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卽此也

按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于鄭伯曰旣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

侯于周服四句。春秋繁露堯舜篇引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于周服天命靡常上下易置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于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懼民萌何以勸勉不惟詳略文殊意亦衍溢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音義曰濯丁作淪音藥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墨子尙賢中篇引詩作孰能執熱鮮不用濯

有孺子歌曰節。楚辭漁父之歌無兩兮字。文子上德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集註考證曰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句或謂夫子自葉適漢而聞孺子之歌晁補之變離騷序曰孟子見魯平公與屈原

四書考異 卷二十九 六
諫懷王時蓋並矣而原實後于孟子孟子載孺子之歌
原辭與同此蓋沿孟子事

小子聽之。太平御覽樂歌部述孟子之下有哉字
而後人毀之。宋本作然後下而後人伐倣此
所欲與之聚之二句。管子君臣篇王天下者其道王
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爲淵馭魚者節。晉書段灼表曰故曰爲川馭魚者
獺也爲藪馭雀者鷗也爲湯武馭人者桀紂也 太平
御覽述此亦馭字作驅爵字作雀
苟爲不畜。李彌遜竹溪文集紹興五年上殿劄子引
文畜字作蓄

仁人之安宅也節。抱朴子述文作仁宅也義路也
道在爾而求諸遠二句。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爾
字俱作邇又求諸難諸字俱作之 淮南子主術訓道
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集註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
言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 淮南
子主術訓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
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譽
信于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于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
不能事親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按上錄淮南道在易而求之難三語原屬不能專誠

四書考異 卷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七
諫懷王時蓋並矣而原實後于孟子孟子載孺子之歌
原辭與同此蓋沿孟子事
小子聽之。太平御覽樂歌部述孟子之下有哉字
而後人毀之。宋本作然後下而後人伐倣此
所欲與之聚之二句。管子君臣篇王天下者其道王
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爲淵毆魚者節。晉書段灼表曰故曰爲川驅魚者
獺也爲藪驅雀者鷗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 太平
御覽述此亦毆字作驅爵字作雀
苟爲不畜。李彌遜竹溪文集紹興五年上殿劄子引
文畜字作蓄

仁人之安宅也節。抱朴子述文作仁宅也義路也
道在爾而求諸遠二句。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爾
字俱作邇又求諸難諸字俱作之 淮南子主術訓道
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集註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
言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 淮南
子主術訓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
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譽
信于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于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
不能事親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按上錄淮南道在易而求之難三語原屬不能專誠

四書考異 卷二十九
之下淮南采集衆論時此一科似本自孟子不自中
庸卽其牽連此上章文而事親不悅等辭亦較合于
此可見也故前中庸考中不錄錄于此

民不可得而治也。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注引
孟子無民字

不悅於親矣。古史管夷吾論引孟子作弗悅

伯夷辟紂章。尙書大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
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
養老者此二人者蓋天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
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歸 史記周本紀伯
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正義引孟子

作夷齊避紂 齊世家呂尙處士隱海濱散宜生闕天
素知而招呂尙呂尙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歸焉
按毛詩疏引有一說以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爲散
宜生等招太公之辭與孟子違伐史遷時或已有是
說故其文若有意爲二說作調人

聞文王作。章句曰伯夷聞文王起興王道以下文興
字屬此爲句 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
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 中論亡國
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
避紂之惡居于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
范浚香溪集聖人百世之師論曰伯夷雖清而聞文王

四書考異 卷二十一
作興則曰盍歸乎來 四書賸言曰今以作字句與字連下讀但漢讀俱不如此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王逸離騷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此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

按毛西河此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二老者。姚寬西溪叢語曰李善注解嘲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五臣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三句。荀子修身篇注引孟子二老者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 毛詩酌篇正義引文兩天下之父皆無之字焉往下有也字

而賦粟倍他日。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韋昭注曰時康子不聽魯哀公十年春卒用田賦

存乎人者。意林錄孟子無者字 事文類聚述文存乎人莫良乎眸子亦無者字 吳處厚青箱雜記引孟子曰知人者莫良於眸子

莫良於眸子。翼孟音解讀眸子爲牟

按說文眸但作牟別無眸字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
子亦以牟代眸故陸氏云然

眸子不能掩其惡。宋本掩字作奄

胷中正四句。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
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 白氏六帖述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
不正則童子眊然 青箱雜記兩焉字亦並作然

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
也作于中則播于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此
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淳于髡曰章。意林錄孟子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

若嫂溺援之乎孟子曰若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
之以道嫂溺則援以手

男女授受不親。禮記坊記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
女授受不親 又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
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
後取之

嫂溺不援。淮南子注引文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

援之以道。文選述祖德詩運命論兩注俱引孟子天
下溺則援之以道 後漢書崔駰傳注引孟子天下溺
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各有則字

繼之以怒。論語趨庭章義疏引孟子作繼之以忿下

四書考異 卷之二
復句怒亦作忿
則惡矣。論語義疏引文曰父子相夷惡也

事孰爲大節。禮記哀公問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政不足閒也。集註曰閒字上亦當有與字 四書辨疑曰中原古注本閒字上未嘗無與字蓋南本傳寫之差耳 注疏本有與字 張子語錄楊龜山語錄蔡沉尚書說命傳王炎雙溪集上畱正丞相書引文皆有與字 朱子語類曰此章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一正君而國定矣。大戴禮保傅篇注引孟子曰君正

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 蘇長公集御史中丞劉摯

兼侍讀誥孟子有言一正君而天下定矣

徒哺啜也。音義曰哺張博孤切亦音哺

節文斯二者是也。陳后山集引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爲節儀以爲文

按下一語或是后山申說而其義却懸別互詳總考樂斯二者。程大昌考古編引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也樂則生矣

惡可已。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已下有也字 宋本有也字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禮記樂記嗟歎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孟子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漢書人表作鼓麥。朱國正湧幢小品曰古書中儘有襲影處只如瞽瞍二字从目从耳之類。浦江戴殿恆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

孟子離婁下 遷於負夏。史記五帝紀舜就時於負夏。皇甫謐帝王世紀舜遷於負黍。皇王大紀國名記皆同。按尚書大傳亦云舜販于頓邱就時負夏。史記索隱云就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司馬遷伏勝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卒於鳴條。後漢書逸民傳昔湯即桀於鳴條。注引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按朱子或問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巡。

仁和翟灝晴江學

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今檢竹書却無南
巡不反文其紀有虞氏也曰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
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
困學紀聞曰今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故呂覽
又云舜葬於紀鳴條亭在陳畱之平邱如其所說不
但孟子無疑卽禮記言亦可不置疑矣
東夷之人也。尙書湯誓正義引孟子作東夷之地
卒於畢郢。帝王世紀曰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郢西夷
人也。裴駟史記集解司馬相如傳引徐廣曰王季宅
程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宋敏求長安志引孟子
文王卒於畢程。

西夷之人也。新語術事篇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
西羌晉書華譚言同。鹽鐵論病國章禹出西羌文王
生北夷。世說新語蔡洪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
西羌劉孝標注引孟子曰舜生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
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史記索隱引
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意林論孟子
得志行乎中國。韓詩外傳三卷述文得上有然字
若合符節。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曰舜文王相去
千有餘歲若合符契。意林論孟子千歲以其乘與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述此二語上題有孔
子曰三字。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按揆巨癸切諸字書止收紙韻並無平聲世俗多讀
若葵誤甚上篇道揆倣此
子產聽鄭國之政二節。意林錄孟子子產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禮記仲尼燕居
注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正義引孟子
亦作乘車太平御覽述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
濟人於溱洧故孟子曰可謂惠而不知爲政
家語正
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
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
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
也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

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
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
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於人乎困
學紀聞曰說苑云云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事
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四貴

按趙氏章句云孟子以爲不知政當以時脩橋梁意
林以不如以時脩橋梁七字芻錄不知政也之下馬
氏所兼錄章句他或混雜此條頗分明也戒菴漫筆
仍以芻錄七字認爲正文訝之尤屬冒昧
十一月徒杠成二句。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
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本異

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禮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宮出凡孟冬十民於按今注疏本趙注曰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渡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文亦然與爾雅注所引却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悉安可以如是言之檢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月月下自爲周十二月也此舊書所以可貴

行辟人可也。音義曰辟丁張並音闕亦如字齊人則臣視君如寇讎。李文公集與李中丞狀引作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國人句亦增有之字儀禮喪服傳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禮爲舊君有服。儀禮喪服傳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

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按禮爲舊君之服有二一則致仕一則待放未去右所言乃待放未去者若以老疾歸田里恩深於民并爲君之母妻服齊衰三月亦詳見喪服篇

又先於其所往。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通典禮五十九引作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則爲之服矣。檀弓正義引作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則君搏執之。通典引孟子曰若諫不行又搏執此之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爲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之膝退人若將隊之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四書集編曰孟子之言蓋本乎子思。言人之不善。四書辨疑曰言字上當脫一好字。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朱子語類曰此二語不可作句。至惟義所在方是斷句。

君子深造之以道。樂城集私試進士策問引孟子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

以善服人者四句。管子戒篇曰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服人者也。

言無實不祥章。集註引二說曰未詳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四書纂疏曰言下若有者字則當從前說言下

若有而字則當從後說。晏子春秋諫下篇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說苑君道篇同。困學紀聞曰觀晏子春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云云蓋古有此言也。太平御覽引黃石公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仲尼亟稱於水。張綸林泉隨筆孔子之取水饒氏以爲川上之嘆是已。今按荀子坐宥篇子貢問君子遇大

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甚詳徐子所述或又指此歟
原泉混混節。注疏本原字作源。文選江賦注羅氏
鶴林玉露皆引作源。春秋繁露山川頌水則源泉混
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有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
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智者孔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不報風而水三
其澗也。楊慎古音叢目澗作渴云渴卽竭字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金樓子立言篇引作樂善言
望道而未之見。章句曰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尙有
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似舊經文見字
作至。張子正蒙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

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似以望道未見
爲周公事。程子遺書伊川曰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
有治道而未之見而依本字讀。朱子或問問以而爲
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氏云而亦如也此以
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云與雨偕也此以如爲
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對混讀此文
不泄邇。音義曰丁案蝶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
耳。集註考證曰泄字訓狎則與褻字同然作本字訓
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
以在遠而遺。公事出
仰而思之。滕文公下篇好辨章章指曰禹稷胼胝周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公印思音義曰字書印讀如仰離婁下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是周公事也

按詩大雅瞻印昊天釋文曰印音仰荀子議兵篇上其足印則下可用也楊氏注印古仰字漢書郊祀志百姓姓印望師古注印讀曰仰皆古二字通用之證孟子而疏削趙氏章指僅偶存其文段所有此文印已改字而爲仰檢今闕里孔氏刊有章指本則胼胝字作駢躓而印亦隨疏本爲仰然孫宣公特標舉此語音釋當時必確有本據也經籍中被淺學臆竄字頗多孟子爲遭僞疏之厄失古尤甚楚金屑玉披得之益覺可珍錄用亟表列斯篇以畱古文萬一

王者之迹熄。左傳序正義引文熄字作息。太平御覽文部學部兩述熄俱作息。

晉之乘節。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引孟子曰楚謂之檣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正義曰孟子離婁篇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杙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後漢書班彪傳引孟子曰楚之檣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氏後漢紀略同。史通雜說篇引孟子曰晉謂春秋爲乘。而一處曰又一說曰又楚之檣杙。說文解字作檣杙。畱青曰札曰檣斷木也。一曰剛木杙樹無枝也杜氏左傳注檣杙凶頑無匹。儔貌史記高陽才子檣斂漢書檣余山又藝文志公檣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生師古皆曰直由切惟孟子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曰字義總略曰檇杙字音桃餘皆音稠然杜注兇頑無匹儔則亦作稠音矣
按左傳檇杙同出一篇而一直由反一徒刀反乘兩音之別必有師承孟子及史漢音大抵皆祖自左傳陸德明則未爲孟子輯音田氏言適彰疎陋其事則齊桓晉文節○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 劉攽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有罪焉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節○四書辨疑曰此當自爲一章

首闕孟子曰三字

與傷惠○王安石孟子解曰此文傳之者有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四句○宋刻本四書集編本逢作逢

字鑑曰逢與逢遇字不同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當從彖

正傳寫作逢誤 王逸楚辭章句曰羿信任寒泥使爲

國相泥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獵將歸使家臣衆

逢蒙射而殺之 佩觿辨證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逢

姓蓋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

者白稱乃與龐同按孟子逢蒙音云丁張並薄江切左

傳有逢丑父其字從彖予疑師古以左傳孟子諸書皆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寫爲逢遇之逢故以爲更無別音不思古今字書或借
用或傳寫舛訛豈可以臆斷耶孟子音義又云洛從夆
夆下江切以此見正文誤從夆爾隸釋跋童子逢盛
碑曰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彎烏
號亦卽逢蒙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
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至孟子則云逢蒙學射於羿
後之言姓者始皆作逢據漢儒尙借蠡爲逢逢未必誤
恐當讀爲鼉鼓逢逢之逢爾 荀子王霸篇正論篇史
記龜策傳逢蒙皆作蠡門呂氏始應覽作蠡蒙淮南子
原道訓作逢蒙門子鹽鐵論能言章作逢須漢書人表
藝文志作逢門類篇蓬字下云蓬蒙羿之弟子列

子湯問篇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
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呂氏有始覽蠡門始習於
甘蠅射甘蠅而不徙 藝文類聚述世本曰逢蒙作射
按音義本與今監本逢正從夆據諸說則唐宋元時
多作逢遇字他書中及逢蒙者亦然以其通借蠡蓬
論之則誠如洪氏言難以遽斥其誤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左傳襄公十四年衛侯出
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曾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
射於公孫丁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
不射爲戮射之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
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正義曰孟

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
身有此二行孟子或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漢書
人表亦作尹公佗庾公著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
西子蒙不潔○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
蒙不潔賈子新書勸學篇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
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雖有惡人節○鹽鐵論殊路章曰蒙以不潔鄙人掩鼻
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宋刻本齊字作齋宋本
也○蘇轍孟子解也作者湛困靜語曰
公凌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
性也此適有

時有此語

禹之行水也二句○迂書引孟子略二也字
可坐而致也○宋書律志引孟子作可坐而知
公行子○饒魯石洞紀聞曰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
詩殊異乎公行是主行列以官爲氏

按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不詳所據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二句○陳祥道禮記講義曰曲
禮言臨喪者揖人必違其位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
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尙嚴燕居尙和言之不同所主之
禮異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十一經問對曰問此與恆產恆心
之恆皆讀常今反本音如何對曰此恆字係宋真宗朝

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
身有此二行孟子或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漢書
人表亦作尹公佗庾公荖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
西子蒙不潔○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
蒙不潔○賈子新書勸學篇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
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
雖有惡人節○鹽鐵論殊路章曰蒙以不潔鄙人掩鼻
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修務訓高修注引別人皆掩其鼻而

九下

宋刻本齊字作齋

禹之行水也二句○迂書引孟子略二也字
可坐而致也○宋書律志引孟子作可坐而知
公行子○饒魯石洞紀聞曰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
詩殊異乎公行是主行列以官為氏

按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不詳所據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二句○陳祥道禮記講義曰曲
禮言臨喪者揖人必違其位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
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
禮異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十一經問對曰問此與恆產恆心
之恆皆讀常今反本音如何對曰此恆字係宋真宗朝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
身有此二行孟子或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漢書
人表亦作尹公佗庾公荅
西子蒙不潔○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
蒙不潔賈子新書勸學篇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
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
雖有惡人節○鹽鐵論殊路章曰蒙以不潔鄙人掩鼻
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宋刻本齊字作齋宋本
天下之言性也○蘇轍孟子解也作者湛因靜語曰
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
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禹之行水也二句○迂書引孟子略二也字

可坐而致也○宋書律志引孟子作可坐而知

公行子○饒魯石洞紀聞曰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

詩殊異乎公行是主行列以官爲氏

按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不詳所據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二句○陳祥道禮記講義曰曲

禮言臨喪者揖人必違其位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

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尙嚴燕居尙和言之不同所主之

禮異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十一經問對曰問此與恆產恆心

之恆皆讀常今反本音如何對曰此恆字係宋真宗朝

廟諱今已革命合依周易恆卦照登韻本音爲正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趙汝楫易輯聞蹇之大象引
孟子作我必不仁不義

其橫逆由是也。音義曰丁云由與猶義同後倣此
集註考證曰古書由猷猶並作繇
於禽獸又何難焉。羅汝芳經書一貫編將難字不讀
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
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禮記檀弓載
子思語但少是字也字

按此語雖兩賢取義各殊而授受淵源可驗

舜人也五句。新書勸學篇舜何人也我何人也舜獨
有聖賢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間窮巷之
知者獨何與

非仁無爲也二句。李文公集答侯高書曰君子非仁
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

由己溺之也。宋刻本元時集註本皆無也字。四書

辨疑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中原古注本由己
溺之也比今本有也字取下文由己飢之也爲證則古

注本爲是。事文類聚述文無此也字。集註考證曰
由與猶同己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考文補遺曰古本而下有往字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王臨川集與王逢原書引此句
無往字。同。王臨川集與王逢原書引此句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呂覽有始覽注曰
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王臨川集與王逢原書
好勇鬪狠。舊趙注本音義本注疏本狠字皆作很。
南軒說集編集疏纂疏很字亦皆從彳。又鬪字皆從鬥。
按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豎也。犬部狠五還
非切。吠鬪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很字必當如曲禮很
母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
俗作狠。蓋以狠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
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

爲得罪於父不得近。○戰國策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於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也。勉之
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
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
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葬。莊子盜
跖篇匡子不見父。音義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
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餘曰。家語二字宜以重
終身不養焉。○孟子辨惑曰。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
女子小人爲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已。卽是
奉養之養。當作去聲讀。非也。問今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
曾子居武城節。○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鄫君
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
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鄫而數之十罪而曾子
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鄫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寇退曾子反。四書釋地三續曰寇退二字宜衍以重
上文故予不見父音義同訓說云四章始其父爲文也
沈猶行曰。義門讀書記曰沈直深切廣韻在二十一
侵中。按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
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
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

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旣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
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

王使人矚夫子。舊文矚爲矚音義曰矚古莧切又音
閑。孟子考文曰矚字同瞰義或近矚古本集註本及
字書所引並是矚字下章放此。增修韻略引孟子王
使人矚夫子。舊趙注宋刻九經南軒說集編集疏四
書通四書纂箋並爲矚下章矚良人亦並爲矚。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意林錄孟子齊人有
一妻一妾其夫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
共飲食耳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其妾相
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道得富貴而驕人也。太平御覽述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厭酒肉而后返欺其妻云富貴人共飲食也其后妻伺其所之乃就外郊乞人之祭餘。集註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李贄疑耀曰此不獨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少有瞶字此二章以瞶夫子瞶良人游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為堯舜而不得為者何也遂論及乞墦事耳。

按意林御覽所錄均非孟子成文而二家文頗相合似當時有別本如此者李氏說本魯齋王氏謂二章正是一章所見殊允詳論在總考三十一篇

李如圭儀禮集釋本作
將見今儀禮注疏本多
作將瞶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儀禮疏引文饜字作厭。文選寡婦賦秋胡詩古詩王景元雜詩四注俱引作厭。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宋本瞶作瞶句末無也字。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毛詩鵲巢正義引孟子吾將瞶良人所之。增修韻略平聲去聲瞶字下兩引此文。施從良人之所之。音義曰施丁音迤張音易謂延施而往。容齋續筆引文曰妻瞶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音義曰墦墦潘二音。義門讀書記曰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上文瞶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本謬矣
施施從外來。音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
音怡讀書通曰孟子施施自外來即訑訑訑之聲
音顏色即施施黃氏曰抄曰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
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
其妻妾不差也而不相泣者。集註考證曰也者字非
句連作兩讀

浦江戴聰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萬章上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尚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
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古文田作畋旻作𠄎毛
詩小弁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文選陸機贈從
兄詩注引孟子號泣上亦增有日字
何為其號泣也。大禹謨正義引作何為然也
正義作何為然矣

勞而不怨。禮記祭義述曾子語作懼而無怨大戴禮
曾子大孝篇同
曾子引曾子作懼而無咎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大禹謨正義則作卽不知也。也作矣，非爾上無是字。而小弁正義作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孟子音義曰：愬，張古黠切。丁音界。說文解字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愬，繫傳曰：字書無愬字。孟子本作念。廣韻引文同。說文西溪叢語曰：許氏說文念音呼界切，忽也。引孟子云云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恐爲正也。

按類篇謂不若是。愬，丁公著讀。今據音義，丁自音界。其依字讀古黠切者，張鑑耳。

共爲子職而已矣。禹謨小弁正義皆共作供，無矣字。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大禹謨正義引文：父母不愛我何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章句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呂氏春秋孟春紀堯有子十人，又慎行論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高誘注曰：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

按舜典後出趙氏不及見之，而今舜典亦未有九男等文史記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特據孟子言之。典籍厄于秦火，不獨尙書百二十篇有亡失也。

知好色則慕少艾。疏曰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長老之稱謂之少艾不知何據以爲誤也殆亦未可知程氏考古編曰徧思經傳絕無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然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誤改易其本用字者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父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芟艾艾卽衰減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陳櫟定宇文集曰陳晉之改少艾爲少女不經之甚

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于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怨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云傳載中絕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此說文之略不當因以改讀孟子

五十而慕者三句。禮記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齊風娶作取音義曰本亦作娶。禮坊娶妻如之何。齊風娶作取音義曰本亦作娶。禮坊記引詩作取。孔叢子論書篇引詩爲娶。父母使舜完廩節。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叟與象共卜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爲舜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程子遺書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

按史遷所據孟子外亦無他書扞笠匿空以意飾之耳。列女傳之烏工龍工則又因其說而飾以神奇者。捐階。音義曰捐音緣又音旋。章句曰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此讀捐爲旋。張朕。音義曰張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淳同。鬱陶思君爾。尙書五子之歌正義曰孟子稱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鬱陶以思君。書古文鬱陶作鬱陶。鄭瑗井觀瑣言曰嘗疑孟

子此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之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此語蘇氏五美詩孟子曰魯國以風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史記索隱曰孟子又取尙書文云云音路史發揮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有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戰國之妄也曰一館氏訓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太平御覽述文饋字作餽新序節士篇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子嗜魚何故不受曰吾以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矣

按新序所云鄭相似卽子產而其事頗不同韓詩外傳則又以嗜魚不受魚者爲魯相公儀休異人別說故自不齊而孟子聞而知之漢人又傳聞而知之孟子所言必較韓嬰劉向近實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音義曰校張音效丁音教 梁溪漫志曰東坡詩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不知左傳杜預注云子產一字子美

象日以殺舜爲事。越絕書吳內傳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 史記五帝紀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 說文繫傳引孟子日字作恆

按堯之天下豈容有日欲殺兄之人此亦萬章所聞繆也而戰國時流言之妄尙不僅此韓非有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

可爲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賧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于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

舜流共工于幽州。書舜典州作洲古文作州。史記作幽陵。大戴禮五帝德篇述四語與孟子同而以爲帝堯事。莊子在宥篇堯放謹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工于幽都亦謂堯事。宋文鑑錢易請除非法之刑疏曰堯時誅四罪止曰殛鯀於羽山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前後全易置放驩兜于崇山。書古文驩兜作鵬咬崇作宥。莊子作謹兜。山海經作謹頭。

殺三苗于三危。書舜典作竄三苗古文竄或留弓或召。說文解字引書竄三苗。史記作遷三苗。莊子作投三苗。張綸四書原旨曰書云竄三苗此云殺者寘之死地卽殺之也。

殛鯀于羽山。書古文鯀作𩺰。五經文字曰鯀經典釋文亦作鯀或作鯀。楚詞天問漢書人表皆作鯀。別雅曰廣韻引說文鯀魚也亦作鯀禹父名本作鯀亦作𩺰尚書本作鯀蓋从魚从角从骨其形相似而系與元黃字形亦相近故所傳不同如此。

封之有庠。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昇服虔注曰昇音昇予之昇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于

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 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 路史國名記曰有庠象國孟子作鼻 藝文類聚述孟子之作諸按庠與鼻皆從畀與之畀音皆讀若庇故其字得通借路史當云有鼻象國孟子作庠今本互差仁人之於弟也。藝文類聚述孟子弟上有其字不藏怒焉三句。漢書鄒陽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親之欲其貴也二句。史記三王世家古之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天子使吏治其國。柳柳州集毀鼻亭神祠記象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 讀書錄引孟子作治其賦欲常常而見之四句。章句曰此皆尙書逸篇之辭困學紀聞曰趙氏不及見古文尙書故以此爲逸篇之辭 集註亦以下二句爲古書之辭 說文解字引孟子故諫諫而來諫魚怨切 山之言衣云故始也平天

容齋引諫音願徐也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蹴然此時天下坂乎 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大哉岌乎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按韓非所引之記卽咸邱蒙所聞之語蓋當時早有
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蹇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
史魚死不于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名遽伯
玉貴之而退彌子瑕淮南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
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蹇殆哉岌乎乃時
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乎天
下音義曰岌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
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

堯典曰。集註曰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
合爲一耳 四書賸言曰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
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青災肆

赦皆是舜典文而冠以堯典之名卽前漢王莽傳所引
十有二州亦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
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僞書一出而羣然改
從則是古書二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
之也

放勳乃徂落。舊文勳爲勛音義有勛音勳之釋宋
本注疏本爲勛。孟子考文曰古本勛作勳。舜典作
帝乃殂落。說文解字殂字下引虞書放勛乃殂落
三年四海邊密八音。舜典年作載。春秋繁露煖燠
篇引尚書作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喪服四時天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天無二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又坊記子云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又喪服四制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大戴禮本命
篇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普天之下四句。小雅普作溥 左傳昭公七年芊尹
無宇引詩普天之下與孟子同 荀子君子篇韓非子
說林戰國策溫人對周史記司馬相如傳白虎通公侯
篇喪服篇皆引此詩與孟子同 後漢書桓帝詔班固
明堂詩皆云普天率土普字亦與孟子同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引莫匪王土 漢書王莽傳引率土之賓
說文繫傳引詩率土之頻云或借賓字或作瀕同作濱

乃誤 呂覽孝行覽舜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文
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按呂氏卽由此上文言舜誤耶然未可遽論也列子
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
不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
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
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
燕燕俱屬邶風又名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
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
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十一
魏樂府中尤多普天四語舜曾賦之北山詩人述用
之亦事理所應有矣

此莫非王事二句。小雅北山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孟子卽以詩說詩。鹽鐵論地廣章引詩云莫非王
事而我獨勞又卽以孟子語爲詩。左傳隱公元年注不以文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文心雕龍夸飾篇引
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宏明集
載劉勰滅惑論曰以文害志孟軻所譏。歐陽文忠公
集經旨蘇長公集雜策引文志俱作意。

是爲得之。章句題辭引作爲得之矣。

夔夔齊栗二句。注疏本齊字作齋。大禹謨作齋慄。

又瞽下無瞽字古文作叁藥。路史有虞紀作齋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晉書段灼傳引孟子曰堯不
能以天下與舜。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音義曰行張去聲亦如字。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文選王命論注引孟子
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晉書段灼傳引無之南。

字。書舜典正義引孟子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文

選劉琨勸進表注引孟子亦以堯之子作丹朱。

訟獄者。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獄訟違魏注引孟子
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隨正文作獄訟
不謳歌堯之子。書舜典正義引孟子謳歌者不之堯
子而謳歌舜上一二句堯之子俱省作堯子

故曰天也。史記五帝紀自堯崩至踐天子位焉悉與
孟子文同惟此故曰作舜曰 晉書段灼傳亦作舜曰
天也 文選陸機詩劉琨表兩注皆引孟子作舜曰天
也 書舜典正義引無故字

夫然後之中國。文選注作夫而後歸中國 太平御
覽述文夫然下無後字

按漢董江都對策曰堯禪位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

子丹朱而歸舜舜知無可避乃即天子之位此段文
全本孟子可爲孝文時已立孟子博士之驗

而居堯之宮。顧大韶炳燭齋隨筆曰江北人而如靡
異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
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泰誓曰。舊趙注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
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泰俱作太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三句。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
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
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
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

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按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卽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汲冢書亦云益于啓位而啓殺之當時爲此

言者不獨一潘壽矣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毛奇齡四書正事括略曰楊氏謂此語今不可考而大禹謨載舜薦禹辭曰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之在帝位凡五十載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吳越春秋無余外傳曰舜崩禹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禹薦益於天七年。史記夏本紀舉益任之政十年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卽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

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吳越春秋亦作箕山之陽。書正義禹之子三字作一啓字。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書甘誓正義引孟子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啓遂卽天子位。舜禹益相去久遠。通鑑前編曰遠當作近。四書辨疑曰益親曾事舜繼又相禹至禹崩時纔十三四年其實未嘗相去久遠也。相當作去聲去當作之遠當作近。舜禹益爲相之久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去遠二字蓋傳寫之誤。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二句。張世南游宦紀聞引孟子作爲之者致之者。

太丁未立。通鑑前編曰下當有而卒二字。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疏曰史記云外丙卽位三年今孟子云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尙書伊訓序

成湯既歿大甲元年正義曰據此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旣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仍述司馬遷之語是其疎也。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九年陟外丙卽位二年陟仲

壬卽位四年陟太甲卽位與孟子合。朱子語類問立二年四年方二歲四歲二說孰是曰必是立二年四年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所以謂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四書正事括略曰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爲外丙兄何後之耶 道宣廣宏明集述陶隱居年紀云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 按書正義遽譏史遷爲妄劉歆班固爲謬皇甫謐爲疎而已之不考孟子獨不謂之疎與謬乎但二年四四年之說亦有一疑太甲嗣位未行適孫居喪禮故伊尹俾祖桐宮宅憂若先有丙壬六年則甲已免喪久矣書序不可憑居憂非序文也豈亦不可憑耶或殷太制繼其統者有爲其先君三年服似當少辨通之

伊尹放之於桐。履齋示兒編曰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 宋景濂文集題跋曰孫季昭此論甚偉句曲外史張伯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

按書但云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本未嘗有放字據盡心篇公孫丑所問知以爲放者亦戰國人言也茲偶順口舉詞意所不重以之爲譌理更當焉

自怨自艾。楊伯喆臆乘連下於桐二字爲句 夏后殷周繼。劉攽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墨子尙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

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 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
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史記殷紀阿衡
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
按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侏氏得嬰兒于空桑
之中令煇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侏爲婚有侏以
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
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
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
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
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慎
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

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
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剽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
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
何足挂脣而其時在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
道至輾轉傳聞于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
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于後又
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
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
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
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列女傳母儀篇作有嫫 呂氏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孝行覽作有佻。蘇長公集伊尹論引孟子非其
祿之以天下弗顧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
一介不以與人二句。意林錄孟子伊尹不以一芥與
人亦不取一芥於人。集註曰介與草芥之芥同。
按論衡知實篇伯夷之廉不取一芥于人作芥字。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舊文囂爲蹶音義曰蹶
五高切又許驕切。太平御覽述孟子曰伊尹耕于有
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囂然不顧。
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殷本紀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
後肯往。集註考證曰三去聲。

旣而幡然改曰。音義曰幡張云與翻同。程子遺書
楊遵道錄伊川語引此作翻。文選應休璉與從弟書
注引孟子改下有之字。

天之生此民也三句。李文公復性書述伊尹曰天之
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思天下之民節。音義曰推丁土回切亦如字下卷同
說如字亦音稅。尚書說命下篇昔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
不獲則曰時予之辜。鹽鐵論權刺章禹稷自布衣思
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
治水土教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劉貢父集進說引孟子作
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宋本舊趙注本宋石經宋刻九經
潔俱作絜。增修韻略引孟子歸絜其身。

伊訓曰節。尙書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
條朕哉自亳。古文伊訓作𠄎訾造作船哉作才。鄭

康成書序注引伊訓載孚在亳。

按春秋傳引大誓商兆人離周十人同又引康誥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大誓本二十字康誥本四十七字
而各以八字括之不嫌其太簡約也此伊訓皇天以
下十字孟子亦括以天誅二字蓋同其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三句。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
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雎侍作寺瘠作脊下皆
倣此有諸下無乎字。釋雅曰說苑作雍雎孟奇謂字
書不相通字書自不知古人之通也。

按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此癰
疽說苑作雍雎輾轉相推似雍鉏雍雎爲一人而癰
疽亦卽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

於衛主顏雝由。音義曰雝張音醜平聲亦如字。史
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
師古漢書注曰顏濁鄒卽顏涿聚也。四書纂箋曰據
史記不但濁鄒之名異言子路妻兄亦異矣。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孔子主我。馬永卿嬾真子引孟子作夫子主我。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說苑進退下各有之字。是無義無命也。說苑作是無命也無無義二字。

按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爲癰疽瘠環言矣

孔子不悅於魯衛三句。說苑孔子不悅于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魯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說苑服下無而字是下無時字當作嘗

主司城貞子。宋石經貞作正

按左傳哀十五年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似卽此人爲陳侯周臣。疏曰注謂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按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潛公又潛公年表六年孔子來孔子世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適衛歸魯是潛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爲潛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卽潛也。史記索隱曰左傳潛公名周史記云潛公越是史官記不同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節。說苑吾聞下所爲下各

有之字若作如未有乎字 鹽鐵論大論引孟子曰觀
近臣者以其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
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漢書杜欽傳欽
對策曰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 文選王粲贈文
叔良詩注引孟子吾聞下有之字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三句。戰國策趙良曰五殺
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
鬻于秦被褐食牛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 呂覽孝行覽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
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
繆公 史記孟子荀卿傳伊尹負鼎而勉湯百里奚飯

牛車下而繆公用霸先作合然後引之大道 又秦本
紀百里奚奚字作倏管子小問篇作倏

以要秦穆公。舊文穆爲繆下皆同音義有繆音穆之

釋 宋石經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穆俱爲繆 史記蒙

恬傳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

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風俗通義皇霸卷亦曰秦繆公

受鄭其言置戎而去遠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

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 皮日休文藪秦穆謚

繆論曰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尙疑其謚予以謚繆爲

定 黃潛筆記曰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

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

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繆二謚美惡絕殊安得通用據蒙毅應劭所說秦繆之繆不惟字當從糸音亦當靡幼切矣史傳于一段語中猶上云穆公下云立號曰繆得謂他經書之雜出盡原文然耶晉人以垂棘之璧四句。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又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義門讀書記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別爲句與史記所言虜晉走宛秦贖之授以政乃合 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去之下無秦字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宋石經本注疏本穆爲繆下知穆公倣此 南軒孟子說亦俱爲繆

按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撤抉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諛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

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為
 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
 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早
 滅于秦火前矣觀馬遷為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
 取為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于杯水車薪之不
 可熄矣使非此篇久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自于
 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何然亦誠可合也東陽韋佩珩校字心以

此辨則誠足以南博孟子集注亦身為

本聲為不映

曾不映以食中干宋中

